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# 吕氏春秋(一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38)



广州出版社

1211  
97  
:1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吕氏春秋

(一)

(38)

广州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4.12

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2275 号

**中华古典文学丛书**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4年12月第1版1次印刷

印数:1 - 3000 套

书号 ISBN 7 - 5363 - 3732 - 9/Z·419

定价:(全套98本) 999.00元

## 孟春纪第一

◎孟春纪·

一曰。

孟春之月：日在营室，昏参中，旦尾中。其日甲乙。其帝太其神句芒。其虫鳞。其音角。律中太簇。其数八。其味酸。其臭膻。其祀户。祭先脾。东风解冻。蛰虫始振。鱼上冰。獭祭鱼。候雁北。天子居青阳左个。乘鸾辂。驾苍龙。载青旗。衣青衣。服青玉。食麦与羊。其器疏以达。

是月也，以立春。先立春三日，太史谒之天子曰：“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。”天子乃斋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。还，乃赏卿诸侯大夫於朝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。庆赐遂行，无有不当。乃命太史守典奉法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，宿离不忒，无失经纪，以初为常。

是月也，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，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。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诸侯大夫九推。反，执爵于太寝，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“劳酒”。

是月也。天气下降，地气上腾，天地和同，草木繁动。王布农事：命田舍东郊，皆修封疆，审端径术，善相丘陵阪险原隰，土地所宜，五谷所殖，以教道民，以躬亲之。田事既飭，先定准直，农乃不惑。

是月也，命乐正入学习舞。乃修祭典，命祀山林川泽，牺牲无用牝。禁止伐木，无覆巢，无杀孩虫胎夭飞鸟，无怜无卵，无聚大众，无置城郭，掩骼覆髑。

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

孟春行夏令，则风雨不时，草木早槁，国乃有恐。行秋令，则民大疫，疾风暴雨数至，藜莠蓬蒿并兴。行冬令，则水潦为败，霜雪大挚，首种不入。

◎本生

二曰。

始生之者天也。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，谓之天子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。此官之所自立也。立官者，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。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。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扣之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扣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今世之人惑者，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，以此为君悖，以此为臣乱，以此为子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无幸必亡。

今有声於此，耳听之必嫌，已听之则使人聋，必弗听。有色於此，目视之必嫌，已视之则使人盲，必弗视。有味於此，口食之必嫌，已食之则使人喑，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於声色滋味也，利於性则取之，害於性则舍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世之贵富者，其

於声色滋味也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，则遁焉。遁焉，性恶得不伤。

万人操弓，共射其一招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。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也。天全，则神和矣，目明矣，耳聪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。三百六十节，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，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，其於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，若天地然，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愠，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贵富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为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，奚由？出则以车，入则以犂，务以自佚，命之曰招蹶之机。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烂肠之食。靡曼皓齿，郑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贵富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### ◎重己

三曰。

倕至巧也，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。人不爱昆山之玉，江河之珠，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玕，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，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，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。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。论其安危，一曙失之，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，有道者之所慎也。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师者之爱子也，不免乎枕之以糠，是聋者之养婴儿也，方雷而窥之于堂，有殊弗知慎者。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可不可，未始有别也，未

始有別者，其所謂是未嘗是，其所謂非未嘗非，是其所謂非，非其所謂是，此之謂大惑，若此人者，天之所禍也。以此治身，必死必殃，以此治國，必殘必亡。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，感召之也。壽長至常亦然。故有道者不察所召，而察其召之者，則其至不可禁矣。此論不可不熟。

使鳥獲疾引牛尾，尾絕力勳，而牛不可行，逆也。使五尺豎子引其耨，而牛恣所以之，順也。世之人主貴人，無賢不肖，莫不欲長生久視，而日逆其生，欲之何益？凡生之長也，順之也。使生不順者，欲也。故聖人必先適欲。

室大則多陰，台高則多陽。多陰則蹶，多陽則痿。此陰陽不適之患也。是故先王不處大室，不為高台，味不眾珍。衣不燂熱，燂熱則理塞，理塞則氣不達。味眾珍則胃充，胃充則中大鞫，中大鞫而氣不達。以此長生，可得乎？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，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。其為宮室台榭也，足以辟燥濕而已矣。其為輿馬衣裘也，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。其為飲食醢醢也，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。其為聲色音樂也，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。五者，聖王之所以養性也，非好儉而惡費也。節乎性也。

### ◎貴公

四曰。

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公，公則天下平矣。平得於公。嘗試觀於上志，有得天下者眾矣。其得之以公，其失之必以偏。凡主之立也生於公。故《鴻范》曰：“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。無偏無頗，遵王之義。無或作好，遵王之道。無或作惡，遵王之

路。”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，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，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伯禽将行，请所以治鲁，周公曰：“利而勿利也。”荆人有遗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“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去其荆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曰：“去其人而可矣。”故老聃则至公矣。天地大矣，生而弗子，成而弗有，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，而莫知其所由始，此三皇五帝之德也。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问之，曰：“仲父之病矣。渍甚，国人弗讳，寡人将谁属国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者臣尽力竭智，犹未足以知之也。今病在於朝夕之中，臣奚能言？”桓公曰：“此大事也。愿仲父之教寡人也。”管仲敬诺，曰：“公谁欲相？”公曰：“鲍叔牙可乎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不可。夷吾善鲍叔牙。鲍叔牙之为人也，清廉洁直，视不己若者不比於人。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”“勿已，则隰朋其可乎？”“隰朋之为人也，上志而下求，丑不若黄帝，而哀不己若者。其於国也，有不闻也；其於物也，有不知也，其於人也，有不见也。勿已乎，则隰朋可也。”夫相大官也。处大官者不欲小察，不欲小智，故曰：“大匠不斫，大庖不豆，大勇不斗，大兵不寇。”桓公行公，去私恶；用管子，而为五伯长。行私，阿所爱，用竖刀，而虫出於户。人之少也愚，其长也智。故智而用私，不若愚而用公，日醉而饰服，私利而立公。贪戾而求王，舜弗能为。

### ◎去私

五曰。



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也，四时无私行也。行其德，而万物得遂长焉。

黄帝言曰：“声禁重，色禁重，衣禁重，香禁重，味禁重，室禁重。”尧有子十人，不与其子而授舜。舜有子九人，不与其子而授禹，至公也。晋平公问於祁黄羊曰：“南阳无令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祁黄羊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平公曰：“解狐非子之讎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讎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遂用之。国人称善焉。居有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曰：“国无尉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对曰：“午可。”平公曰：“午非子之子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”。又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！祁黄羊之论也。外举不避讎，内举不避子，祁黄羊可谓公矣。”

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。其子杀人，秦惠王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，非有它子也。寡人已令使弗诛矣。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腹䵍对曰：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’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禁杀伤人者，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，而令吏弗诛，复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。”不许惠王而遂杀之。子人之所私也，忍所私以行大义，钜子可谓公矣。

庖人调和而弗敢食，故可以为庖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以为庖矣。王伯之君亦然。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王伯。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。

## 仲春纪第二

### ◎仲春

一曰。

仲春之月：日在奎。昏狐中。旦建星中。其日甲乙。其帝太皞。其神包芒。其虫鳞。其音角。律中夹钟。其数八。其味酸。其臭膻。其祀户。祭先脾。始雨水。桃李华。苍庚鸣。鹰化为鸠。天子居青阳太庙，乘鸾辂，驾苍龙，载青旗，衣青衣，服青玉，食麦与羊。其器疏以达。

是月也，安萌芽，养幼少，存诸孤。择元日，命人社。命有司省囹圄，去桎梏，无肆掠，止狱讼。

是月也，玄鸟至。至之日，以太牢祀于高禘。天子亲往，后妃率九嫔御，乃礼天子所御。带以弓搯，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。

是月也，日夜分。雷乃发声，始电。蛰虫咸动，开户始出。先雷三日，奋铎以令于兆民曰：“雷且发声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备。必有凶灾。”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钧衡石，角斗桶，正权概。

是月也，耕者少舍，乃修阖扇，寝庙必备。无作大事，以妨农功。

是月也，无竭川泽，无漉陂池，无焚山林。天子乃献羔开冰，先荐寝庙。上丁，命乐正入舞舍采，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。中丁，又命乐正入学习乐。

是月也，祀不用牺牲，用圭璧，更皮币。

仲春行秋令，则其国大水，寒气总至，寇戎来征。行冬令，则阳气不胜，麦乃不熟，民多相掠。行夏令，则国乃大旱，暖气早来，虫螟为害。

### ◎贵生

二曰。

圣人深虑天下，莫贵於生。夫耳目鼻口，生之役也。耳虽欲声，目虽欲色，鼻虽欲芬香，口虽欲滋味，害於生则止。在四官者，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。由此观之，耳目鼻口不得擅行，必有所制。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，必有所制。此贵生之术也。

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对曰：“以我为天子犹可也。虽然，我适有幽忧之病，方将治之，未暇在天下也。”天下重物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况於它物乎。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，可以托天下。

越人三世杀其君，王子搜患之，逃乎丹穴。越国无君，求王子搜而不得，从之丹穴，王子搜不肯出，越人薰之以艾，乘之以王舆，王子搜援绥登车，仰天而呼曰：“君乎！独不可以舍我乎！”王子搜非恶为君也，恶为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，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，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。

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，使人以币先焉。颜阖守间，鹿布之衣，而自饭牛。鲁君之使者至，颜阖自对之。使者曰：“此颜阖之家邪？”颜阖对曰：“此阖之家也。”使者致币，颜阖对曰：“恐听缪而遗使者罪，不若审之。”使者还反审之，复来求之，则不得已。故若颜阖者，非恶富贵也，由重生恶之也。世之人主多以

富贵骄得道之人，其不相知，岂不悲哉！

故曰：道之真以持身，其绪馀以为国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。由此观之，帝王之功，圣人之馀事也，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。今世俗之君子，危身弃生以徇物，彼且奚以此之也？彼且奚以此为也？

凡圣人之动作也，必察其所以之，与其所以为。今有人於此，以随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，是何也？所用重，所要轻也。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？

子华子曰：“全生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为下。”故所谓尊生者，全生之谓。所谓全生者，六欲皆得其宜也。所谓亏生者，六欲分得其宜也。亏生，则於其尊之者薄矣，其亏弥甚者也，其尊弥薄。所谓死者，无有所以知，复其未生也。所谓迫生者，六欲莫得其宜也。皆获其所甚恶者，服是也。辱是也。辱莫大於不义，故不义迫生也，而迫生非独不义也。故曰：迫生不若死，奚以知其然也？耳闻所恶，不若无闻。目见所恶，不若无见。故雷则掩耳，电则掩目。此其比也。凡六欲者，皆知其所甚恶，而必不得免，不若无有所以知，无有所以知者，死之谓也。故迫生不若死。嗜肉者，非腐鼠之谓也。嗜酒者，非败酒之谓也。尊生者，非迫生之谓也。

### ◎情欲

三曰。

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，欲有情，情有节。圣人修节以止欲，故不过行其情也。故耳之欲五声，目之欲五色，口之欲五味，情也。此三者，贵贱愚智贤不肖，欲之若一。虽神农黄帝，其与桀

纒同。圣人之所以异者，得其情也。由贵生动，则得其情矣。不由贵生动，则失其情矣。此二者，死生存亡之本也。

俗主亏情，故每动为亡败。耳不可贍，目不可厌，口不可满。身尽府种，筋骨沈滞，血脉壅塞，九窍寥寥，曲失其宜，虽有彭祖，犹不能为也。其於物也，不可得之为欲，不可足之为求。大失生本，民人怨谤，又树大讎。意气易动，晓然不固。矜势好智，胸中欺诈。德义之缓，邪利之急。身以困穷，虽後悔之，尚将奚及？巧佞之近，端直之远，国家大危。悔前之过，犹不可反。闻言而惊，不得所由。百病怒起，乱难时至。以此君人，为身大忧。耳不乐声，目不乐色，口不甘味，与死无择。

古人得道者，生以寿长，声色滋味能久乐之，奚故？论早定也。论早定则知早畜，知早畜则精不竭。秋早寒，则冬必暖矣。春多雨，则夏必旱矣。天地不能雨，而况於人类乎。人之与天地也同，万物之形虽异，其情一体也。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，必法天地也。尊，酌者众则速尽。万物之酌，大贵之生者众矣。故大贵之生常速尽，非徒万物酌之也。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，而终不自知。功虽成乎外，而生亏乎内。耳不可以听，目不可以视，口不可以食，胸中大扰，妄言想见，临死之上，颠倒惊欢，不知所为。用心如此，岂不悲哉！世人之事君者，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，自有道论之则不然。此荆国之幸。荆庄王好周游田猎，驰骋弋射，欢乐无遗，尽传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於孙叔敖。孙叔敖日夜不息，不得以便生为故，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，传乎后世。

### ◎当染

四曰。

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，曰：“染於苍则苍，染於黄则黄，所以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五入而以为五色矣。”故染不可不慎也。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，舜染於许由伯阳，禹染於皋陶伯益，汤染於伊尹仲虺，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。此四王者，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，殷纣染於崇侯恶来，周厉王染於虢公长父荣夷终，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戮。举天下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公染於管仲鲍叔，晋文公染於咎犯郤偃，荆庄王染於孙叔敖沈尹蒸，吴王阖庐染於伍员文之仪，越王句践染於范蠡大夫种。此五君者，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於后世。范吉射染於张柳朔王生，中行寅染於黄籍秦高强，吴王夫差染於王孙雄太宰嚭。智伯瑶染於智国张武，中山尚染於魏义樞长，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禛。此六君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皆残亡，身或死辱，宗庙不血食，绝其後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，必称此六君者。凡为君，非为君而因荣也，非为君而因安也，以为行理也。行理生於当染。故古之善为君者，劳於论人，而佚於官事，得其经也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耳目，国愈危，身愈辱，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故，则所染不当。所染不当，理奚由至？六君者是已。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，所染不当也。存亡故不独是也，帝王亦然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，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，桓王使史角往。惠公止之。其后在於鲁，

墨子学焉。此二士者，无爵位以显人，无赏禄以利人，举天下之显荣者，必称此二士也。皆死久矣，从属弥众，弟子弥丰，充满天下，王公大人，从而显之。有爱子弟者，随而学焉，无时乏绝。子贡子夏曾子学於孔子，田子方学於子贡，段干木学於子夏，吴起学於曾子，禽滑厘学於墨子，许犯学於禽滑厘。田系学於许犯，孔墨之后学，显荣於天下者众矣，不可胜数，皆所染者得当也。

### ◎功名

五曰。

由其道，功名之不可得逃，犹表之与影，若呼之与响。善钓者，出鱼乎十仞之下，饵香也。善弋者，下鸟乎百仞之上，弓良也。善为君者，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，德厚也。水泉深则鱼鳖归之，树木盛则飞鸟归之，庶草茂则禽兽归之，人主贤则豪桀归之。故圣王不务归之者，而务其所以归。

强令之笑不乐，强令之哭不悲，强令之为道也，可以成小，而不可以成大。

缶醯黄蚋，聚之有酸，徒水则必不可。以狸致鼠，以冰致蝇，虽工不能。以茹鱼去蝇，蝇愈至，不可禁，以致之之道去之也。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，罚虽重，刑虽严，何益？

大寒既致，民暖是利。大热在上，民清是走。故民无常处，见利之聚，无之去。欲为天子，民之所走，不可不察。今之世至寒矣，至热矣，而民无走者，取则行钩也。欲为天子，所以示民，不可不异也。行不异乱，虽信，今民犹无走，民无走。则王者废矣，暴君幸矣，民绝望矣。故当今之世，有仁人在焉，不可而不

此务。有贤主，不可而不此事。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，若命之不可易，若美恶之不可移。桀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能尽害天下之民，而不能得贤名之。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，争其上之过，而不能与之贤名。名固不可以相分，必由其理。

### 季春纪第三

#### ◎季春

一曰。

季春之月：日在胃，昏七星中。旦牵牛中。其日甲乙。其帝太皞。其神句芒。其虫鳞。其音角。律中姑洗。其数八。其味酸。其臭臙。其祀户。祭先脾。桐始华。田鼠化为鴽。虹始见。萍始生。天子居青阳右个。乘鸾辂。驾苍龙。载青旗。衣青衣。服青玉。食麦与羊。其器疏以达。

是月也，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。命舟牧覆舟，五覆五反。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。天子焉始乘舟。荐鮪于寝庙。乃为麦祈实。

是月也，生气方盛，阳气发泄，生者毕出。萌者尽达，不可以内。天子布德行惠，命有司发仓庾，赐贫穷，振乏绝，开府库，出币帛，周天下，勉诸侯，聘名士，礼贤者。

是月也，命司空曰：“时雨将降，下水上腾。循行国邑，周视原野；修利堤防，导达沟渎，闻通道路，无有障塞。田猎扑弋，置罟罗网，饩兽之药，无出九门。



是月也，命野虞无伐桑柘。鸣鸠拂其羽，载任降于桑。具柎曲枕筐，后妃斋戒，亲东乡躬桑。禁妇女无观。省妇使，劝蚕事，蚕事既登，分茧称丝效功，以共郊庙之服，无有敢堕。

是月也，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，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，无或不良。百工咸理，监工日号，无悖於时。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。

是月之末，择吉日，大合乐，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。

是月也，乃合累牛腾马，游牝于牧。牺牲驹犊，举书其数。国人傺，九门磔禳，以毕春气。

行之是令，而甘雨至三旬，季春行冬令，则寒气时发，草木皆肃，国有大恐。行夏令，则民多疾疫，时雨不降，山陵不收。行秋令，则天多沈阴。淫雨早降，兵革并起。

### ◎尽数

二曰。

天生阴阳，寒暑燥湿，四时之化，万物之变，莫不为利，莫不为害。圣人察阴阳之宜，辨万物之利，以便生。故精神安乎形，而年寿得长焉。长也者，非短而续之也，毕其数也。毕数之务，在乎去害。何谓去害？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。五者充形，则生害矣。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，五者接神，则生害矣。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，七者动精，则生害矣。故凡养生莫若知本，知本，则疾无由至矣。

精气之集也，必有人也。集於羽鸟与，为飞扬。集於走兽与，为流行。集於珠玉，与为精朗。集於树木与，为茂长。集於